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十五

宋 王益之 撰

成帝

河平元年春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黄食後乃復五行志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三鷇口豆反燒死五行志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状在其室中擊之

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五行志　荀紀

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决河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曰東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改元為河平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黄金百斤溝洫志本紀通鑑旱傷麥民食榆皮流移入函谷關天文志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五行志考異曰本紀書日有食之既按五行志云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又劉向云且既其占恐害繼嗣又帝報皇后書云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觀儿三者則本紀以既書蓋誤也今不取姑從五行志以不盡如鉤書焉

光禄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五行志通鑑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

房掖庭用度皇后廼上疏曰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輙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甫往反哉家吏不曉今一受詔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

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
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
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
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
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忮恨必欲自勝幸妾
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
操約人豈有所訴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
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

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以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

著在内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
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警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
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没漂陵邑斯陷陰盛盈溢
違經絶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二月
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芺古笑
字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
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
說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

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考異曰今許后傳作五月庚子按荀紀及五行志並作二月庚子及考此書先云五月庚子繼云三月癸未又云四月己亥不應置三月四月於三月之後當是二月庚子爲是今從荀紀五行志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先各反與旣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内於戊己虧君體著絶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

以廹切不救之患日變婁（古屢字）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按原本無書云以下下文飭椒房句無所指今補入）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令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

其奢與（讀歟）曰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皇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音鴼）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許元反）則列妾使有法焉（許皇后傳）自元帝時韋元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博士給事中平陵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讀歟）曰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堯帝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

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今文泰誓之辭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當傳通鑑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初元帝改

制爵除高后所定擅議之令至是又復焉本紀元成傳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考異曰此事不得其年月今附於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廟之後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於樂官希濶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義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

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晏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微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皮義反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内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禮樂志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

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絶亡辜豈不哀哉其餘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馬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刑法志

詔曰葢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

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干音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東平王傳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匈奴傳考異云按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於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黄渾今從漢書傳考異曰通鑑考

河平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錢鐵不下隆隆如雷聲

又如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五行志荀紀冬十月填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天文志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天文志丁巳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大將軍鳳薦金城司馬臨邛陳立為牂柯太

守召興斬之考異曰西南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今按天文志云河平二年十一月丁巳云云是胡旦蓋據天文志今從之是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古訕字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考異曰王尊傳作御史大夫中按百官表是時張忠為御史大夫通鑑改作張忠今從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刼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擒制二卿坐黜如淳

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才汝反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内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隷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强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音矩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

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讀曰悅)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

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讀曰附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音抵節首式救反公剌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

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閒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

尊為徐州刺史百官表尊傳

河平三年春正月楚王囂東平王宇來朝時楚王被疾

天子閔之詔曰葢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乎

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

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於惡疾朕甚閔焉夫

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

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

四十三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

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與娛同）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乃細

反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荀紀宣九六王傳）二月丙戌犍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山崩雍江水水逆流（本紀五行志）九月甲戌東郡荏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群黨為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天文志）是歲右將軍史丹為左將軍太僕王章為右將軍侍中中郎將王音為太僕左曹中郎將辛慶忌為執金吾（百官表）章安陽侯舜之子音太后從弟慶忌武賢之子也始武賢與趙充國

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辛慶忌傳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埶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穜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

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馬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隄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溝洫志

匈奴復株絫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本傳

河平四年春正月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

甚過絶人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郤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匈奴傳本紀王商傳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収本紀二月單于罷歸國本紀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本紀先是言災異多指後宫上為減椒房用度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王鳳矣而谷永等獨著之許氏許后傳遣光禄大夫博士並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毁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音衛櫝音讀葬埋

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如勇反）食（讀曰飤）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本紀）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丞相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隷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

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内女為援廼因新幸李倢伃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頻妙匹妙二反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若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直類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

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誖（布内反）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悐（古惕字）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

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竆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隂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廼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貲

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
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
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
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為聖主富
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
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
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
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讀曰僻

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名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黄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陊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五字據百官表）詔使者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商傳）先是光禄大夫張禹領

尚書事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帝舅王鳳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避鳳上不許六月丙午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百官表禹傳　考異曰通鑑作丙戌按百官表恩澤侯表荀紀並作丙午唯通鑑作丙戌未知何據按長歷是年六月無丙戌當是通鑑誤一字今後漢書荀紀庚戌楚孝王囂薨子文嗣本紀楚王傳是歲大將軍王鳳薦酒泉太守辛慶忌前在張掖酒泉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

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廼復徵為光禄大夫執金吾慶忌傳京兆尹自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司隷校尉王章以選為京兆尹章雖為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百官表王章傳

陽朔元年秋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天文志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不可任用薦馮野王代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

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十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考異曰漢書元后傳作七年按鳳自竟寧元年輔政至陽朔益十年又杜欽傳欽說鳳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考此益知元后傳七字為誤今改作十字）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速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

蒙不測當殺身靡（武皮反）骨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上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古屢字）臻咸在朕躬將軍廼深引咎自予

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杜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

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音爰）不遺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章章死詔獄（元后杜欽傳通鑑）（按原本不書王章之死與後衆庶多寃王章段意不相屬今補入）大將軍鳳風（讀曰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

別子賜令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

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馮野王傳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杜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

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杜欽傳是歲楚懷王文薨無子絕楚孝王傳陽朔二年春寒失節荀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扶元反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本紀夏四月丁卯侍中大僕王音為御史大夫荀紀百官表於是王氏愈盛後庭姬妾

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欲之反彌望其奢僭如此劉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遂上封事極諫曰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與管同朝事濁亂王室子朝

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

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宫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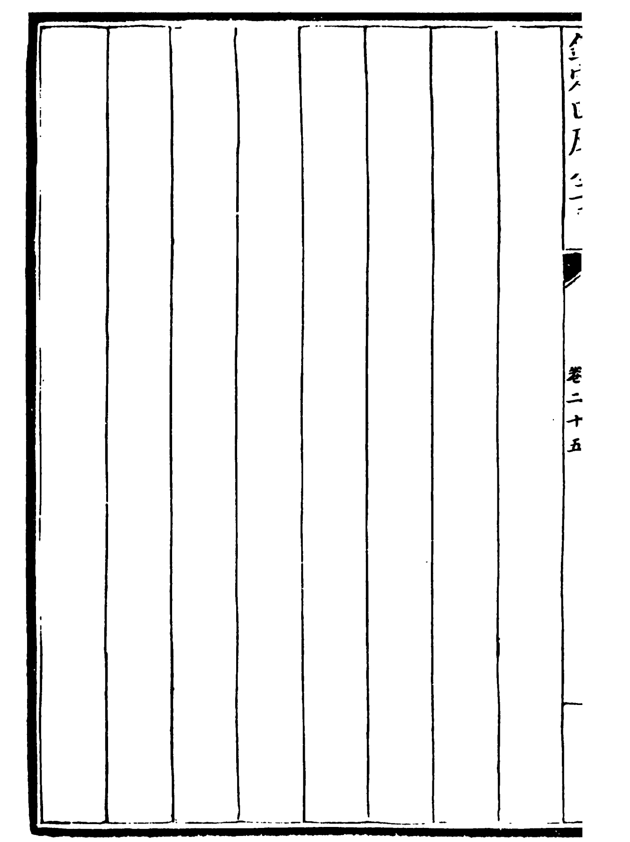
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葢主以疑上心避諱吕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凡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吕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㣲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

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
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
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
降為阜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
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
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

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

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傳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本紀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本紀八月以下九字宋原本缺今補子欣嗣諸侯王表九月奉使者不稱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本紀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博士孔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光霸之子光傳是歲信都王興徙為中山王諸侯王表復立楚懷王弟平陸侯衍為楚王諸侯王表楚孝王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兆文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西漢年紀卷二十六

宋　王益之　撰

成帝

陽朔三年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初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按原本脫秋八月以下下文谷永與譚書云云殊無緣起今補入安定太守谷永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今大將軍不幸早薨參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内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泰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智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書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

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補永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小心親職四字仍元后傳威權損於鳯時永復説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名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

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讀曰沈）漸（讀曰潛）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谷永傳）冬十一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百官表）永定國之子也（通鑑）右

將軍王章為光祿勳數月薨百官表是歲執金吾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慶忌傳

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也先帝劭時名反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讀曰嚮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郎到反來郎代反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本紀夏四月雨雪燕雀死五行志秋九月少府王

駿居位八歲上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百官表王吉傳左馮翊薛宣為少府共讀曰供居用反張竹亮反職辦百官表薛宣傳考異曰大例除拜九卿不得歲月則附於年末此載於九月之下者蓋據王吉薛宣傳王吉傳云帝出王駿為京兆尹而薛宣代為少府薛宣傳云宣遷為少府月餘而御史大夫于永卒按本紀永卒在閏九月壬戌則二人之除拜當在九月明矣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讀曰悅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火規反斁丁固反王功不興虞
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
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
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
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
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

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音干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説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薛宣傳

是歲雲中太守辛慶忌爲光祿勲百官表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宫之奇晉獻不寐衛

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一葉反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讀曰猝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内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禄勲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𨔵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慶忌傳

鴻嘉元年匈奴復株絫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匈奴傳天文志　考異曰通鑑載於是歲之末正以尋常年月無考用常例也按天文志載是年正月末單于死五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令從天文志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絶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䝉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敇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上始為微行出本紀自大將軍鳳薨後富平侯張放淳于長等愛幸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張放以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況女上為放供居用反張竹亮反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拱其第兩宫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張放傳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内

寵考異曰游宴事見張放傳内寵事見班倢伃傳皆不得其時今附於微行後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班倢伃傳三月丞相張禹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庚戌賜安車駟馬黄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張禹傳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年表以為張禹卒漢書百官表以為免按禹傳禹後尚以特進對成帝所問王氏事則知卒字為誤今不取夏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為丞相百官表封高陽侯

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宣傳左將軍史丹以帝為太子時輔導有舊恩封武陽侯恩澤侯表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匈奴天文志六月乙巳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衛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元后傳恩澤侯表帝修廢功以丙吉舊恩

尤重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絶三十二嵗復續云丙吉傳恩澤侯表

定令年未滿十嵗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刑法志荀紀

冬黄龍見真定本紀是嵗光禄勲辛慶忌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百官表慶忌傳

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本紀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

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鴝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 五行志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夏徙郡國豪桀五千戶於昌陵 陳湯傳 按原本脫不復徙民以下令從陳湯傳補入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五行志 荀紀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爲廣德王 本紀

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 諸侯王表 通鑑

鴻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本紀令吏民得買爵賈讀曰價級千錢本紀大旱本紀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壄雞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畧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五行志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趙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考異曰通鑑考異云五行志作陽河主伶元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陽河外戚傳作陽阿顏注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顏注　按今本荀紀河陽作陽阿與所引不同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稀復進見於是飛

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許后傳班倢伃傳　考異曰漢書許后傳所載王美人下云及鳳等太后大怒按班倢伃傳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云云是時王鳳死已四年矣太后大怒亦非是今不取

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諫大夫王仁上疏考異曰此疏漢書無今取荀氏漢紀但荀紀作諫議大夫按是時無諫議大夫今除去議字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

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為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如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决目前者驪姬亂晋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為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

心上不聽荀紀是歲右將軍辛慶忌為光祿勳光祿勳并將軍百官表丞相司直翟方進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隷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

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
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
與豭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
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
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涓
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
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

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
而宣欲専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
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
書督趣司隷㑹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隷
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㑹居中二千石
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勲亦初
拜為司隷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㑹相見禮節又
倨方進陰察之勲私過光禄勲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

都候商道路下車立頞過廼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内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内荏隳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

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

戚近臣子弟賔客多辜榷為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强京師畏之方進傳百官表

鴻嘉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寛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兾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

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輙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本紀）秋雨魚于新都長五寸（五行志 荀紀）丞相史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並頓反）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令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

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

潰溢横流漂没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平陵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

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本紀 溝洫志

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譚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名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故内無感胡闇反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

苟髙名者葢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讀曰供壹飯之篑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杜鄴傳廣德夷王雲客蕘亡後絕表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陵室火戊午戾后園闕火本紀　考異曰五行志荀紀並作災今從漢書本紀二月河南郵亭樗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而無髮耳五行志荀紀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考異曰荀紀作諫議大夫今從漢書作諫大夫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自然之占驗也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考異曰荀紀作腐木不可以為挂人婢不可以為主今從漢書傳　按今本荀紀作柱作卑人與所引異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書

奏按原本無天人之所不予以下十五字語意未足今補入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寛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中直之路不罪狂狷音絹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僁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閒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

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灾異屢降水旱迭徒結反臻方當隆寛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人有懼心精鋭銷耎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繋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劉輔傳

考異曰孟康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以此觀之左

右將軍謂之中朝可也光祿勳位九卿太中大夫又光祿勳之屬豈得自廁於中朝三劉謂是時必兼加官之類故通鑑削去中朝二字余攷儒林房鳳傳乃云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校書如淳以為光祿勳治宮中故曰內卿然則光祿勳太中大夫謂之中朝亦可也今存此二字按百官表辛慶忌為左將軍師丹為光祿勳皆在永始三年廉褒為右將軍又在永始四年此三人官稱恐是追書

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成山度徒各反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𤋲古然字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讀曰價

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讀曰疲）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陳湯傳）秋七月上迺下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讀曰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本紀　考異曰今見

行本監本皆作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唯汪彥章用南唐本校證作反故陵義最深長今從之時雖復還延陵制度泰奢光祿大夫劉向上疏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與甿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

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考異曰劉向傳作丹朱三劉云既言舜不應去商均今易之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側略反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與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於既反]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宫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

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於靳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

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

周回五里有餘石槨按原本脫仲尼曰以下至此今補入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黄金為鳬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宫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宫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宫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

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音甲為高

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恱讀曰恱下同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

之觀達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音摹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劉向傳　考異曰劉向傳所載如此蓋是時解萬年作昌陵三年不成羣臣多以為言下有司議皆曰宜還復故陵陳湯傳所載是也上廼下詔罷昌陵本紀所載是也然雖還延陵而制度尚奢泰劉向乃上疏諫故其末謂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是向此疏蓋

在巳復初陵之後也通鑑移向疏於前則於復還延陵制度泰奢兩語不恊遂削去之且改云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恐不合當時事情今一從漢書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録通鑑杜業說上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讀曰恭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内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録遺老之策髙其位大其寓愛敬飭與敕

同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火規反豈無刑辟繇與由同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

年而不省眾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與吝同）柬布章非所以視（與示同）化勸後也三人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功臣表序）上納其言（通鑑）時蕭何七世孫鄭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為城旦秋七月癸卯封何六世孫南䜌長喜為鄭侯（功臣表　考異曰漢書本紀元延元年載封蕭相國後喜為鄭侯按功臣表蕭喜紹封在永始元年三年喜薨永始四年子尊嗣又百官表載鄭侯蕭尊以永始四年為太常益知紀誤今不取喜字南唐本作嘉按孝景二年蕭何孫紹封巳自名嘉不應六世孫又名嘉也當是喜字今從表）立城陽哀王弟俚為王（本紀　考異曰荀紀作悝今從漢書紀　按荀紀俚作理

悝字疑誤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本紀按原本脫丁丑以下九字今補入合葬杜陵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王皇后傳九月黑龍見東萊通鑑丁巳晦日有食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五行志考異曰荀紀作乙巳按長歷丁巳晦荀悅蓋誤是歲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百官表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

屬官咸鉤校發其姦臧沒入辜榷財物官屬及諸中宮黄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陳咸傳淳于長為水衡都尉百官表通鑑

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本紀考異曰百官表内作乙巳今從本紀　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元后傳通鑑

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氣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天文志是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

至鷄鳴止考異曰谷永傳作巳未今漢書本紀五行志荀紀皆以癸未易之谷永對曰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讀曰沈又曰耽湎於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戚之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

太奢奉終太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五行志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對曰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方不見者若曰沈湎于酒君臣不别禍在内也今年二月日食賦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營墳墓賦歛滋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也五行志詔曰乃者龍見於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與尤同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

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本紀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食貨志三月丁酉以特進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百官表元后傳商除杜鄴為主簿以為腹心舉侍御史杜鄴傳薦渤海鮑宣為議郎宣傳王商白還王章妻子故郡王章傳御史大夫王駿卒考異曰按百官表翟方進代王駿者也方進以三月為御史大夫則駿卒在三月無疑漢書本紀所以附於年末者正以不得其日月耳通鑑以其牴牾故削去不載荀紀載於三月得之矣今從荀紀上嘗與張放淳于長及趙李諸

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关（古笑字）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屛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始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

曰帝閒顔色瘦黑班侍中大將軍所舉宜罷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按原本無時乘輿以下至此以考異觀之當是脫落今補入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請免放就國上雖愛放然上廹太后下用太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張放傳叙傳通鑑考異曰叙傳云王音以諷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丑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則諷丞相御史者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但云上諸舅十月己丑丞相宣免百官表十一月壬子翟方

進為丞相封高陵侯考異曰百官表荀紀並作十月己丑獨通鑑作十一月己丑未知何據按長歴是年十一月辛亥朔無己丑當是通鑑誤無疑今從百官表荀紀但荀紀載方進之貶於八月蓋以百官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貶為執金吾遂載於八月耳殊不知表所謂八月者自三月至十月居官凡八月非謂秋八月也又黒龍見東萊乃去年九月谷永傳載之甚明荀紀亦載於此年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誤添此一項耳胡旦春秋雖正黒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仍荀紀之失今正之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奏事亡不當意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方進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内行修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

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顏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曰不敢踰制為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丁禮反中傷者尤多翟方進傳衛將軍王商素不善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

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宏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黒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元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趙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弋豉反為罪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

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以湯有討郅支單于功免為庶人徙邊湯傳通鑑上以趙后之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光禄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當傳通鑑十二月詔曰前

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内常侍讀曰疲王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淳于長數白宜早止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内侯食邑千户考異曰觀此詔則淳于長是年已為衛尉矣而百官表乃載於永始四年按淳于長封關内侯時已云衛尉翟方進傳云王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為丞相因奏少府陳咸衛尉逢信附會湯以求薦舉皆免官湯遂在永始二年則信之免亦在此年以勢推之當是信免之後遂以長代之耳百官表蓋誤今從本紀閎五百户

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與陳湯俱徙敦煌本紀淳于長陳湯傳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

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皆免官翟方進傳 通鑑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百官表 博伉口浪反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輙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懐詐不稱誅罰輙行以是豪强慹服其治左馮翊文理聦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綱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博傳

永始三年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宫

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絶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祖宗所立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揺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五字仍本紀白太后令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

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寛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郊祀志　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故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上林苑中長

安城旁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古遙字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女教反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音蕩如係風捕景終

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懐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古累字震動海

内元朞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音遼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誎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郊祀志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

殺陳留太守嚴普兩字據五行志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四人共格殺並等皆封為列侯本紀作五人按侯表封者凡四人當是紀誤今從表又表四人之封皆在明年而紀見三年者豈殺並在三年行賞受封在四年故附於殺並之後邪今從本紀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讀曰促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本紀考異曰本紀載於此年百官表載於四年當是令年斬賊次年賞功故紀附於一年耳今從

本紀時上怠於政貴戚驕恣交通輕俠臧匿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徒旦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横道枹音孚鼓不絶乃選鄭令鉅鹿尹賞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音零辟避歷反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

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於禁反）食（讀曰飤）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讀曰嗜）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

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尹賞傳荀紀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臣聞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於恭儉當此之讀曰部時天下幾鉅依反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

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闗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名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平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故京兆尹王章

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寖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按原本無前孝武皇帝納忠諫至繇余歸德一段及此處令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以下文意不相屬且與考異所論不合令並補入上遂不納梅福傳　考異曰荀紀載於陽朔元年蓋附於王鳳殺王章之後也通鑑載於永始三年蓋附於蕤令既反之後也其相去蓋十一年書中既言蕤令則是蕤令已反之後上此書無疑不應於陽朔元年預言蕤令反也其書所以言王章者正以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

自殺王章始也孟堅但見書中說王章故於福傳上書之前序曰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權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按年表鳳死於陽朔三年至福上書時則鳳已死九年矣傳所載非是今不取是歲右將軍辛慶忌為左將軍光祿勳韓勳為右將軍少府師丹為光祿勳詹事許商為少府左馮翊朱博為大司農東平太傅淮陽彭宣為右扶風百官表宣治易事張禹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徵入彭宣傳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

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本紀杜鄴說大司馬衛將軍王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埸有常處尞古燎字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悅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

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敺與驅同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郊祀志考異曰此事見郊祀志不知其時按成帝復甘

泉河東祠則遂罷南北郊矣此事見永始三年至次年正月方幸甘泉三月幸河東十一月而王商已免矣鄭說辭亦言幸甘泉河東事令附於此年王商免之前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王商以病賜金安車駟馬免百官表初梁王立驕恣無度至一日十一犯瀌不可諫止太傅輔奏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伏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是歲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請誅太中大夫谷

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
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
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於治道臣愚以為既已
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
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
廣公族附疏之德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梁王傳

是歲執金吾龎褒為右將軍右扶風彭宣為廷尉

初薛宣為相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及方進相思宣舊恩至是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薛宣傳